

紅羊失聞

卷之三



紅 羊 佚 聞

序

一代之興。必有一代之實錄。下至風雲際會。草澤稱雄。篝火狐鳴。謬膺僭號。猶有史家記述。令後世得攷其往迹焉。況聲靈赫濯。儼然成一朝之帝制。如洪楊者乎。洪楊起義。實爲革命之先聲。建號十餘年。光復十餘省。向使得人而治。內安外攘。湘淮勁旅。祇等諸灞上棘門軍。當是時。建國金陵。與明太祖後先輝映。從此張皇漢族。傳之奕禩。亦意中事也。奈何縱橫取快。動殘生靈。夥頤爲王。變生肘腋。大勳未集。天運告終。其亦有自取者在乎。今日者。建業雄圖。已成陳蹟。欲攷當時之故實。恨無專書以證之。非無書也。大都前清時格。於禁令。匿不敢出其傳者。如盾鼻隨聞。大事記。諸書未嘗不略記其始末。然或因事類及。或一覽無餘。閱者病焉。茲同人等。搜拾鱗爪。又購得海虞稽先生從軍日記。金陵無名氏新樂府兩種。彙輯成編。以供衆覽。夫以數十年前之劫運。平日懸揣而不得其詳者。一旦琅琅盡情披露。於目前。何快如之事。則可歌可泣。文則宜雅宜風。往復回環。以資考鏡。是亦當世得失之林也。校讐既訖。爲綴數語以志之。雲間胡儀鄭序於蒲西之館舍。

聞

佚

羊

紅

題詞

序

幕府山頭夕吹哀西風揮淚幾人來狐鳴篝火終遺恨散作崑明劫後灰
蜩蟬底事太紛紜竟遣湘淮坐策勳留得河山還我句不堪重說太平軍
折戟沈沙水不流野燐飛滿石城秋茫茫興廢誰能管銅狄淒涼又建州
滄海遺民已盡無天京舊事半模糊寒瓊幽草誰相拾併作江南鐵淚圖
甲寅冬月陳惜誓題

紅 羊 佚 聞

紅羊佚聞總目

序文

題詞

卷上

戰血餘腥錄

卷中

天京秘錄

卷下

從軍速記

附刊

金陵癸甲新樂府

總目

紅羊佚聞卷上

戰血餘腥錄

雲娘

雲間 胡儀鄒
海虞 徐枕亞
合著

(儀鄒)

雲娘姓喬氏。松江人。生而貞靜。長更麗則。適同郡鄒美江。美江風儀俊拔。雅擅文譽。乃名諸生也。結褵而後。伉儷情深。聲調琴瑟。式好無尤。家本小康。頗足自給。生子曰玖兒。美江顧而樂之。左對孺人。右弄稚子。閨房之內。和氣盎然。暇則操文墨。以自娛。生人境地快樂。如斯。可謂占盡人間之福矣。

孰意情天易老。缺月難圓。是時太平國之軍。已據有蘇常。由崑山青浦而下。杭郡以彈丸之地。墨守爲難。九峰三泖。間風聲鶴唳。草木皆兵。居民奔竄。萬巷皆空。美江挈其妻子。流離轉徙。不恒厥居。體素羸弱。又經況瘁。因而遘疾。患難之中。何處可求醫藥。美江於是一病而不能起矣。

嗟嗟。連天烽火。觸目驚心。而此不幸之藁砧。沉綿床席。欲換凡骨。苦無金丹。牀頭人處。此其將何以爲情也。彌留之際。雲娘泣而語之曰。時事若此。君棄我而去。我當相從地下。以完我清白之身。美江曰。卿爲自全計。則得矣。我家三世單傳。今止此一塊肉。卿從我去。呱呱者。其將安託。若敖氏之鬼。不其餒而卿其毋死。雲娘曰。撫孤義也。然脫遇強暴。我將忍辱以偷生乎。美江曰。古人有言。餓死事小。失節事大。卿之志固可嘉。第完此一身之節。使我鄒

氏之血。系從茲而斬其罪。不更甚於失節乎。汝善撫之。極之流連顛沛。有可以存我之孤者。汝勉爲之可也。雲娘泣然應曰。謹聞命矣。芙江曰。卿能若此。吾其將銜感於九京言已。遂去。人間世而一瞑長辭。

悲哉。雲娘亂離之際。頓喪所天。泣血漣如。椎心不已。斜日暗暗。聲聆趙女之悲愁。雲離離。慟甚。唐衢之哭。又復卹墟焚蕩。極目堪悲。鋒鏑縱橫。驚魂莫定。倚杵試問。圓靈曷其穹穹。巨壑難填。渤海仍其浩浩。以此思痛。痛何可言。俄而敵騎喧傳。蒼黃出走。雲娘母子。卒爲邏騎所得。獻之於渠帥。雲娘有殊色。渠帥甚愛之。挈之至蘇。雲娘抱其子玖兒。無一日離。語渠帥曰。若愛妾者。兼愛此兒。此兒死。妾亦死矣。渠帥戀其色。竟不能奪。相處既久。遂以雲娘爲貞人。貞人者。太平國婦女之有名號者也。玖兒以雲娘故。特加寵異。咸呼之爲公子云。

方是時。太平國之軍。踞蘇城久。城外村聚。焚掠殆盡。雞豚果蔬之屬。卒難購之近處。軍中日用所需。不惜重價。購自大江以北。於是江北諸貧民。爲牟利計。競以小舟載雜貨。鼓楫渡江。售之軍中。有張大潮者。與其婦操是業者。久往來軍中。與軍人相熟識。咸托之購物。江北予以徽識。出入太平國之境。有詰之。示以徽識。無有不可。至者雲娘耳。聞其人私計曰。是可以行吾計矣。使人傳貞人命。召張妻入內。款以酒食。使買江北諸物。往來既稔。張妻載物至蘇。必入見貞人。雲娘乃以情告之。謀俟機而與之偕亡。

未幾。渠帥奉檄至杭州。雲娘喜曰。時至矣。不可失也。乃於某日。僞言已至生日。自婢僕以至門者。皆賜以酒食。夜半侍者咸醉。遂挈玖兒潛登大潮之舟。揚帆而去。大潮攜有徽識。軍中人見之。無誰何云者。輕舟一葉。穩渡大江。

紅 羊 佚 聞

雲娘至此私心竊喜。謂今而後脫離苦境矣。然而命官磨礪自墮地而已。然青蓮一朵。方拔諸污泥之中。孰意惡魔纏繞。又從而投諸火坑也。

彼張大潮者。固巨猾也。載雲娘至江北。與其婦謀曰。彼從渠帥久。必齋有多金。投身入我舟。乃天賜我也。婦曰。然夜半大潮持刀入。懾雲娘曰。汝懷中金可獻我。我貸汝一命。否則血吾刃矣。雲娘解衣示之。實無所有。大潮失望。將舉雲娘母子投之清流。其婦曰。汝真癡騃哉。狡好若此。女鬻之勾欄。百金可致。汝奈何拋擲此多金而不惜也。於是載之至揚州。鬻雲娘於娼家。

雲娘既陷身火坑。猶手抱玖兒。不釋。語娼家曰。汝家買我來。將以我爲錢樹子也。然吾所以顛連困苦而不辭者。止爲此一塊肉。此兒死。我必與之俱死。汝家人財兩失。安所責償。倘能保存此兒。我乃失行之人。又何名節之可言。娼家然之。聽其撫養孤兒。雲娘素美麗。自入北里。高張豔幟。枇杷門巷。車馬之跡恒多。雖送舊迎新。殊非雲娘所願。然以玖兒故。遂強忍爲之。雲娘在娼家久。玖兒漸長。雲娘自以纏頭資爲束脩。俾玖兒就塾師讀。至同治初年。大江南北一律肅清。雲娘乃自蓄錢償娼家。贖其身。挈玖兒言歸故鄉。

及其歸而廬井蕩然。皆成楚。瞞言桑梓風景。全非。蓋自雲娘去而鄒氏之故居已付焚如矣。焚燬母子孤露無依。不得已乃從兄弟以居。及玖兒長而授之室。雲娘曰。吾事畢矣。乃致祭於其夫之塋。曰。奉命存孤。幸不辱命。然婦人究以節孝爲重。我本土人婦。失身辱行。受貞人之號。繼又入娼家。尙何面目偷生於人世哉。遂自經以死。

悲哉。雲娘身經患難。以不死存。其孤仍以一死明。其節此不愧爲巾幗之完人哉。松郡之人。以其身經玷辱也。爲之諱言其事。然如雲娘之心跡光明。若此。又烏容爲之諱哉。名節固不可輕然。以一身之名節。與祖宗之血食較。則名節爲輕。賢哉雲娘。死不死之間。其知所輕重矣。設以程子處此。安得曰絕祀。事小失節。事大哉。

聽王妃

(儀鄉)

路出茸城。行經谷水。至秀州塘西。有水泊泊。由北而注之南。名曰錢涇。虹腰亘其上。卽以錢涇名之。橋之西有肆焉。酒瓶列列。排比於廚中者。幾滿。乃楊久牧之藥酒店也。其地市廛寥落。顧問者絕少。一日之中。不知其售去藥酒幾瓶也。此店在前清光緒初年。余及見之。今閉歇久矣。猶憶童子時。行經其地。見有主婦日坐肆中。佐其夫。料理店事。此婦常述其姊之遺事。里中父老至今猶能道之余耳。熟焉能詳也。因泚筆記之。

此店獲利甚微。夫婦二人。日用起居。時形支絀。主婦操井臼。襄店務。日夜勞瘁。言語間恒不免歎歎。鄰有張翁者。長日無事。手持煙管。入其肆。坐櫓側而遣興焉。日日過從。意頗浹洽。主婦與之談家常瑣事。不勝其悲苦之情。一日謂張翁曰。吾幼年曾享受繁華。今竟至於此前事。真不堪回首矣。張翁曰。汝幼時之繁華。若何。主婦曰。吾八九歲時。常依姊氏居。姊家豪富。甚雖王侯不啻也。吾居其家。身厭執爨。口厭膏粱。當此之時。心侈體泰。若不知人世間有貧苦之境者。乃轉瞬繁華。竟如幻夢。當年華靡恍若置身天衢。今則貧困無聊。墮入九淵之下。回憶及之。有淒愴欲絕者矣。

紅 羊 佚 聞

張翁曰。汝姊家誰乃豪富。若是。今汝姊又安在也。主婦曰。此事十餘年來。吾從不向人言。今事過矣。不妨爲吾翁言之。吾之姊。乃聽王陳炳文之妃也。吾母家陸姓。杭州人。父早卒。無兄弟。姊妹二人。依母氏以居。我年尙幼。姊與母氏藉針黹以自給。零丁孤苦。未嘗一日離。姊性孝愛。惟母言是聽。凡所以奉母者。無不至。母氏念寡居之無依也。意欲招贅。婚於家庶幾門戶有託。母亦可藉此以終其天年。時頗有問名者。以吾母選擇之苛。故姊雖年反破瓜。而小姑居處尙未有郎也。

未幾。洪楊事亟。太平國之軍。倏蜂屯。蟻附於杭垣之外。斯時也。樓槍四散。烽火連天。西子湖頭。花皆濺淚。錢塘江畔。浪可驚人。百雉崇墉。守禦者誰爲。墨翟千羣武騎。倉卒間。遂入臨安。由是居民奔竄。獸駭鳥走。咸逃出於鋒鏑之中。吾姊上奉母氏下挈幼妹。倉皇奔避。欲去何之。既無資財。可挈之以爲生。又無親戚可依之以托命。不得已。則匿跡叢莽中。採蔬果以爲食。夜則潛回家中。破曉復出一日。出稍晚。途遇健兒數十人。睨視吾姊曰。此好女子也。其可以當王心矣。遂擁之而去。噫嘻。貧家有女。視若掌珠。母氏劬勞生此。阿嬌將倚以爲命。狂飈頓起。竟如弱絮之飄零。以此思哀。曷有其極。吾母因是日夜椎心號泣不已。幾幾乎痛不欲生。吾時年幼。尙未知事之可悲。見母氏泣。亦隨之流淚而已。

嗟嗟。我母自失。嬌女哀痛之情。時形夢寐。其存其歿。尙未可知。孰意母方銜悲事隔數月。忽有與從自嘉興來迎。吾母以去。吾亦隨之而行。由是知吾姊之去已身爲聽王妃矣。

當杭城之破也。聽王陳炳文令其部下。遴選民家女子。以充嬪御。及得吾姊。王甚愛之。已而鎮守嘉興。遂以吾姊備正妃之位。桐絲叶奏情好。綦深。姊因謂之曰。妾以蓬戶菲質。猥蒙採擇。得侍巾櫛於吾王之前。榮幸多矣。第家有慈母。自生我以來。提携保抱。歷盡辛苦。以至於今。恒願得東床快婿。倚之以終其天年。妾今在此。身享榮。吾母在家。悲苦萬狀。零丁弱妹。尚未知侍奉慈親。每一念此。妾未嘗不泣下霑襟也。王曰。此何足憂。貧家有女。得田舍郎。以爲之婿。猶得倚以終身。豈身列王位。如余者。反不能庇及床頭人之母。使之孤苦而無所賴也。汝有懷將母。可遣僕婦迎之。挈汝弱妹。以俱來。此後一門團聚。骨肉相安。汝報母有日矣。

與從之來。實銜王命。母女二人。於是相率至嘉興。至則甲第巍峨。雲棟駢列。雕甍繡闥。敷藻成文。觀其所居之壯麗。雖擬以西漢王根之宅。南陽樊崇之第。無是過也。入門。則骨肉相逢。悲喜交集。由是一家團聚。權愛逾恒。吾姊素善事母。王亦曲體吾姊之意。而善事之。吾母至是。俯仰樂甚。衣則文綺。食則鮮肥。堂上一呼。階下百應。出則從者如雲。或登煙雨之樓。或覽鴛湖之勝。伺候供應。靡不快意。自如境地豪華。不可殫述。回憶向者蓬門塾處。升沉之數。真不啻判若泥雲矣。

吾母素多疾。始猶旋作旋止。歲月久而病漸加劇。遂致床席沈綿。吾姊奉事之日。夜憂恐。王爲之徵求和緩。收集參苓醫藥之費。雖至數千金。弗惜也。然而金丹難致。莫挽沉疴。臥病多時。竟棄我姊妹而遽焉長逝。王又爲之治衣衾。視含殮。喪儀之盛。不可縷述。窆棺之日。助葬而執紼者。竟達千人。此亦可謂哀榮之至矣。母氏既歿。我孤苦。

無依。一惟姊氏是賴。王亦善視我。將俟我長大而爲之擇壻。我居此久。飲食寢處靡不如志。幾疑富貴。吾所自有。不復識貧家兒女之情矣。

無何左宗棠之軍已由衢州而下。進取杭州。李鴻章取蘇州。令程學啓攻嘉興。砲聲隆隆。城中震恐。王知孤城之不可守也。謂吾姊曰。大事去矣。吾將以戰死。汝毋從我死也。然汝在此城破後。恐終不免可避去。王無子。養民間子以爲子。乃囑之曰。挈此兒去。汝不忘我撫養之使成人。歲時祭我。令若敖氏之鬼不致餒而吾其瞑目於地下矣。吾姊於是斥去衣飾。挈其養子與我避之民家。自是不復知王之蹤跡矣。未幾城破。清兵入城。吾與姊竄伏民間。因得無恙。

事既平。姊守義不嫁。撫其養子長而習賈。今已有室矣。我及笄而嫁。身爲貧家婦。萬事拮据。遂顛連困苦。以至於今。今姊歿已四年矣。繁華轉瞬。幻等空花。回首前塵。增人悲愴。靜言思之。如在夢境。云爾。主婦述此。不盡餘哀。今事閱數十年。主婦已不知何往。然某鄰之人猶能道其事云。

江采霞

(儀鄉)

嫺皇鍊石莫補圓穹。精衛銜冤難填滄海。青天月老竟成離恨之天。大地風迴孰是埋憂之地。情傷兒女。伊古已然。然未有劫歷紅羊。變生蒼兕。明星有爛。喧傳滿地。風波翠鈿飄零。滿望連天。烽火鋒餐。矛浙之中。悲鳴雙翼。雨苦風淒之地。綠盡三生。如江氏女之事。可傷心者也。

江氏女字采霞。浙江嘉善楓涇鎮人。父名諸生。采霞無兄弟。幼時其父嘗教之讀。一日而盡數十行。七歲父歿。母氏沈。教之針黹。凡錦繡纂組之勤。黼黻玄黃之事。靡不聽從。母教嫻習。女紅順性。耽翰墨。手拋針線。卽書卷。自攜一燈。熒然猶吟哦不輟。年甫十二。卽能五七言詩。漆室之智。非有師承。椒盤之詞。根諸夙慧。此所謂前身娥月生具圓姿。夙世璇星長工織句者矣。

女之舅氏曰沈鐵山。亦名諸生也。中年逝世。膝下遺一子。名曰縵雲。尙在襁褓之中。賴母氏葉茹荼在心。折墜教子。以長以養。先業克承。縵雲生具夙慧。又秉母訓。往往粉榆得銑。桑樹藏環。瑠車之年。知擬榛戟。佩鐫之歲。能辨楊梅。蓋雖在幼稚。而羈貫夙成。神童之目。咸卽已交譽之。

縵雲長采霞一歲。采霞恒隨其母至舅家。姑嫂共處。寡鵠互彈。彼此憐憫。縵雲之與采霞。亦性情浹洽。兩小無猜。生本寒家。同年總角。騎來竹馬。少小長干。木蘭女之雌雄。居然火伴。慕容冲之姊弟。未必胞生。似鳥同林。如魚合隊。兩家之母。深知兒女之情。締就婚姻之約。然以其年之弱小也。雖婚嫁之期未及。而過從之跡不疎。由是翼共。鶴飛。目將魚比。別金釭而喝韻。傍玉鏡以呈妍。聯霧幌之秋吟。姮娥竊笑。睹雲藍之側體。曉黛含顰。四壁花深。一樓香重。眞所謂青年不老。明月長生者矣。

未幾。洪楊事亟。金陵大營已失。蘇常淪陷。縱橫敵騎。已由青浦松江而下。其自杭而來者。又已據嘉興而有之。楓涇在江浙之間。地當孔道。彈丸之地。墨守爲難。里中之豪。先敵騎之未來。詭託犒師之名。括取民間財物。曰以此

犒師。彼敵騎來。不致蹂躪。吾其可高枕無憂。於是民間信之。咸曰。我楓涇人已受撫。不至遭屠殺之慘矣。喧傳全鎮。因之比戶晏然。安堵如故。是時縹緲已游於庠。采霞年及破瓜。婚有日矣。戚鄰中之老成者。因時事之孔亟也。勸之草草完姻。不必如日者之言。準此吉時良日。兩家之母。猶以浮言爲信。謂夫婚姻者。人倫之始。兒女之大事也。豈可以草草畢。乃事乎連天烽火。風鶴頻驚。兩家正了理釵環布陳。衾枕幾番忙碌。若不知世事之搶攘也者。佳期既及。喜氣盎然。百兩盈門。三星在戶。時則賓朋畢集。僕從如雲。咸以爲璧玉成雙。紅絲共綰。翔鸞共跨。羣疑天上之仙。鳴鳳載。廣占盡人間之福。孰意天緣方合。好事多磨。方夫鼓樂喧闐。彩輿戾止。新人扶出。立向氍毹。突騎紛來。喧傳街里。一時喊聲如沸。賓從皆亡。俄有健兒數十人。蜂擁入門。見此粲者。遂擁之而行。噫。嘻。狂飈頓起。分開並蒂之花。浩劫忽臨。扭斷同心之結。采霞於是驚悸萬狀。魄散魂飛。翠鈿飄零。花冠繚亂。遭此強暴。蓋不知其漂泊何地矣。

健兒擁采霞去。獻之主帥。主帥爲誰。曰。潘雲章。潘故驍健。忠王李秀成之部下也。得采霞。揭巾視之。見其淚痕。界面愁暈。侵眉。雖雨泣花枝。曾不掩其嬌媚。潘年近三十。尙未有室家。見此粲者。良愜於懷。因語之曰。若從沈郎。不過一民間婦耳。我今提挈健兒。馳驅掃盪。建此汗馬之功。異日酬庸。取斗大印封萬戶侯。乃意中事也。若肯從我。錦繡千純。珠玉盈簪。恣若所取。不勝於從窮措大以終身耶。采霞泣而言曰。羅敷自有夫。隨風隨。各有其分。妾願貧賤。不願富貴也。以將軍威望。必有粉白黛綠。邀寵於將軍之前者。何必垂意此蓬門之賤質耶。潘曰。方今世

事。滄桑。汝必守此。藁砧。藁砧。果安在也。卽沈郎。尙在舍此目前富貴。願作民間之婦。計何左也。采霞曰。沈郎我夫也。我義不二天。將軍或見憐。縱妾去。得從沈郎。以終妾將日夜。瓣香以祝將軍。如不見諒。必欲迫之。妾將碎首於將軍之前。潘對此麗質。欲強迫之意。殊不忍。因顧女僕戚氏而謂之曰。姑娘性太執。汝其可婉言勸之。

戚氏者。采霞之乳母。媵采霞至沈。牽率而來此者也。戚素嫻應對。能伺候人意旨。聞潘言。因告之曰。姑娘年幼。又在驚恐中。宜其不肯從也。倘需以時日。婉言勸之。未必不意轉心。回請將軍。毋誤婢子。事姑娘久。識其性情。乘間言之。或有以報命。不然。彼或激於一時。於將軍無益也。潘曰。汝言良是。此事我一付汝矣。潘於是掃除沈氏之居。令一一如其舊。而遣采霞居焉。復諄囑戚氏曰。汝爲我善視姑娘。彼苟從我。我必有以報汝。戚曰。位望如將軍。我知天下之女子。必有求列將軍之後房而不得者。姑娘在閨時。婢子日夜祝之。冀得快意之郎君。今幸遇將軍。婢子卽不爲將軍計。獨不爲姑娘計乎。而違言報也。潘曰。然。第不識姑娘之意。果如汝否也。汝其盡心爲之。潘自居別館。留女僕四五人。爲之供役使。日令健兒守其門。毋許人窺伺。一切服御之物。所以供給之者。良厚。

采霞入其室。見夫室中。陳列燦然。如前房中。奩具不少。一物而又加華美焉。嗚呼。山上有山。藁砧安在。洞房猶是。變爲棘地。荆天玉鏡。依然。最是傷心慘目。采霞於是號啕大哭曰。天乎。我采霞何罪。而竟至於此乎。號哭不已。意圖自盡。戚勸解之。謂可少緩須臾。采霞曰。汝勸我不死。豈欲我受辱於犬羊耶。戚曰。我窺渠意。甚憐愛姑娘。甘言餌之。不至遽遭污辱。容我徐圖。與彼役使之。人相結。誠伺機觀變。天或見憐。幸而得脫。姑娘終有日見沈郎也。采

霞曰。我以名門之質。陷身犬羊之窟。雖得脫。我無面目見沈郎矣。不死何爲。戚曰。沈郎之與姑娘相處。非一日。豈不知姑娘之心。姑娘卽決意棄沈郎。吾恐沈郎不能棄姑娘也。且姑娘死而何以慰慈母也。姑娘無弟兄。夫人守節十餘年。愛姑娘若掌上珠。甚願姑娘得快婿相倚以終其天年。姑娘而死。將置夫人於何地。耶。言至此而采霞益慟哭。念母氏之劬勞。欲死而不忍。遽死。

潘自居別館。日。至采霞所。敦迫戚氏。戚給之曰。姑娘體弱。又飽受驚恐。今者形容憔悴。夜間心神不寧。不能安枕。席蓋其病矣。驟言之。恐彼益傷悼。或生意外之虞。凡事欲速者。不成。將軍其知之乎。請稍安。毋躁。有婢子在。上敢不負將軍下。亦不使姑娘失所也。潘曰。姑娘病乎。汝其爲我調護之。遂去。自是潘不復敦促。日至其室問候而已。

事閱一月。潘奉急檄。調往蘇州。星夜挈旅而行。別雇舟令健卒數人護送采霞。由內河至彼。臨行。囑戚氏曰。汝善事姑娘。我至蘇後。先覓藏嬌之所。令人伺候於途。俟姑娘至。我將與之結婚。是時采霞驚魂已稍定矣。及聞此信。竊疑蓬梗隨風。歸根無地。名花墮溷。玷辱奚堪。於是嬌啼宛轉。誓死不欲行。戚復慰之曰。今已入樊籠。雖欲不行。彼其肯聽之乎。必欲違拒。逢彼之怒事。或決裂。徒死無益也。彼近者頗信婢子。言至彼後。我隨機譬說。彼又事忙。不甚防範。姑娘或有機緣可幸脫也。采霞不得已。留書於沈氏之鄰。囑覓沈郎而致之。遂行。於是孤舟遠去。輕泛夷光故里。睽違情傷。衛女采霞連環結恨。轆轤在腸。肺病辭香。眉愁却暈。桃當風而骨瘦。桂入火而心空。蓋自遇

變。後神魂驚怖。又受星霜之苦。采霞遂病。不能支矣。

至則所居巍煥。庭宇深邃。亦不知其爲誰氏之居也。室之中櫛然備列。一切服御之物。無不具。卜居甫定。潘卽造廬而問焉。謂戚氏曰。姑娘安然至此。想意已轉圜。不似前此之堅執矣。事竟何如。戚曰。我方解譬。彼之意似稍移。如病體之未愈何。潘曰。汝前言姑娘病。今復言病。得毋僞乎。戚曰。將軍不信。今可一面姑娘。引之入臥室。采霞薄被臥錦帳中。潘揭而視之。見其花枝消瘦。玉質蕭條。謂之曰。姑娘病乎。幸善自珍。攝姑娘在此。肯安心。從我不患。無快意之日。我誓不負姑娘也。采霞默不作一語。第泣然流涕而已。潘惻焉憐憫。者久之。謂之曰。姑娘何傷心。至是戚曰。姑娘在此。未知母夫人在何方。故不免懸念耳。潘曰。此何足憂。我可遣人尋覓迎養。至此。此後母女可常聚也。何傷心爲。采霞仍默不作一語。潘復慰以數語。日日令醫者診治。采霞

是時潘之意。以爲彼姝者。子已傾心向我矣。我得此佳耦。可謂美滿姻緣。但冀其病體速愈而已。孰意未及一月。又奉急檄。調往鎮江。繼由鎮江至金陵。又由金陵至蕪湖。倥傯戎馬。不恒厥居。初猶遣急足至蘇。問采霞近狀。數月後。遂不知其蹤跡之所在。采霞在蘇。自潘去後。心稍寧貼。病亦漸瘳。第潘之音問既疎。一切服御之物。無復有饋貽之者。僕從亦漸散。日用飲食。日形支絀。賴有戚氏相依。患難之中。拚擋一切。聊以度日而已。斯時也。蓬飛兩鬢。思母之淚。頻揮恨。雙蛾望夫之石。安在姑蘇臺畔。景物堪悲。楓葉溪頭。夢魂常繞。相思相望。第與戚氏相對。暗泣云爾。

然是時洪楊之勢已稍殺矣。曾彭諸軍。已水陸俱下。李鴻章在上海。遣程學啓率師往攻。破太倉。下崑山新陽。屯軍唯亭。進逼蘇州。未幾而盤門外之長城又破。蘇城震恐。李秀成潛遁。程學啓用誘降之策。勾通邵雲官等八人。與之折箭設誓。乃殺譚紹洸而以城降。城下。又恐雲官諸人之跋扈也。佯設筵宴雲官等。舉杯趣壯士殺之。而事遂定。居民之轉徙流離者。稍稍來集。采霞居圍城之中。久柔腸宛轉。無日不以情淚洗其面。初不知城以外之戰事。方殷也。戚氏見居民之來集。喜告采霞曰。官軍來敵騎去矣。江浙之交。想先已廓清。道途或不至梗塞。第不知沈郎與兩家母夫人無恙否也。歸與歸。與慎毋濡滯於是。束裝就道。相與言歸故鄉。

方縷雲之遇變也。奉其母竄伏村落間。已而轉徙他鄉。備嘗辛苦。嗣聞官軍克復。乃遂奉母歸來。入里門。粉榆古社風景依然。舉目間有今昔不同之慨。抵家則蠨蛸在戶。冷落堪悲。入其宮。不見其妻。猶憶桃夭載賦時。鵲橋初渡。星燦銀河一霎時。雨急風狂。此境此情。其空花耶。抑泡影耶。有爲之悽惋。欲絕者矣。縷雲於是長吁不已。情緒乖違。一日有鄰翁來。出采霞手書。縷述遇變後之事。縷雲爲之泣然者久之。嗚呼。雲鬟何處。瓊翰驟然。彼美云遙。織錦之詩。尙在所思。不見滿盤之字。猶新別恨。奚堪情瀾不竭。縷雲讀其詞曰。

天乎禍變之來。至於此極。前事尙忍言哉。妾與雲郎。生小無猜。憐愛之思。伸紙莫罄。情絲互縛。爾是同功。歡帶雙環。禽原共命。迨夫親迎。有日。斧總來歸。方期鵲翼齊飛。蛩豔儷影同心。駢穗。梨蘭。臭於房。敖緝雅。調風。協琴絲。於伉儷。何圖昊天不弔。浩劫頓生。機槍四散。驚敵騎之紛來。鼙鼓聲喧。打慈雅而忽散。妾本孱軀。何堪磨難。